

卉而隐温病医案五则

卉素甫整理*

卉而隐先生，名琴山，晚号壶天翁，为清末民初鄂沔名老中医，享年八十六岁。生前行医于湖北沔阳、天门、汉川、汉阳、武昌等地五十余年。凡遇疑难杂证，即随笔记录，所遗医案甚多，汇集成《奇难经验集》。后因兵燹频仍，佚散殆尽。近由先生再传弟子闵笃诚同志献出，笔者整理，易名《卉而隐医案》。其中温病门诸案，学理溯洄岐黄仲景，而以叶薛吴王等清代温病学派为归宿。立论不尚浮华，治疗不事重药邀功，辨证精微，用药灵活，法度井然，颇堪一读。今选其中五则，加以拙按，公诸同好。

一、春温重症

肖敦五，年三十六岁，嗜烟成癖，精血久耗。以去冬温暖，精不内藏，感春令温邪发病。如经云：“冬不藏精，春必病温”是也。敦以为感冒小恙，春月常有，自投辛温解表，而舌赤津涸，寒热如故。医用银翘散去荆芥一剂，寒热俱减，因舌津未转，接投银翘汤（银花、连翘、竹叶、甘草、麦冬、生地）加元参，不效。停药辄复热，神昏谵语，耳聋食绝。改用清宫汤加羚羊角、生地、黄连，两剂稍平。医见神昏诸症，恐防内闭，加菖蒲、郁金，一剂舌黑。当去菖蒲再服。及余至，舌黑已脱，诸症仍然，脉虚数，实属春温重症。其妻曰：“病者惊骇不宁，每云如卧空中”。余谓：“肺藏魄，肝藏魂，肝肺俱虚，魂魄难安也”。若夫耳聋，是少阴肾精亏耗所致，非浊邪蒙闭清窍而致聋也。不食，是胃阴已伤，非脾阳不宣而不食也。神昏谵语，是热伤心神使然，且舌赤，固是阴亏津涸。虽便秘六七日，万万不可下也。议用仲景复脉汤去桂枝姜枣，加杭芍，服五剂，诸症悉减，饮食大进。适往他医，嘱弟子李月香调理，及三日返。敦言服月香药亦善。未逾时，忽呕血沫，转瞬呃逆，气息奄奄，其脉微弱。月香问曰：“与药坚守原案，未犯辛燥，此血沫呃逆，是何故耶？”余曰：“病已四旬，阴阳俱损，偏阴滋湿，反增呕逆，呕则咽伤，咽伤则血和涎而出，故成此沫。

且呕甚动肝则呃，均属久病恶候”。乃仍检前方，去阿胶、生地，易莲肉、山药、茯神、柿蒂、杭菊。神旺食进，间饮猪筋肉汤。又适他往，再嘱月香守调，与复胃阴药，反增干呕不食，转用前方，一剂呕止。余返，见水谷不纳于口，用薛一瓢元米汤（糯米汤泡于术一宿，去术煎汤饮）饮三次，可食米饭。仍服前方十余剂，病减七八，颇能起床。因腹微满，脚微肿，将前方去参，加苡米、茯苓皮、陈皮，十五剂而痊。

按：王孟英谓，春温是伏气温病，风温是新感温病，伏气发病重，新感发病轻，前者以透达为主，后者以解表为先。本案病例，自投辛温，误竭津液，以致热甚神昏，谵语耳聋，诸证叠出。始转先生诊，脉象虚数，虚为正气不足，数为里热。认定是春温重症非一般春温可比。其辨耳聋、神昏谵语，皆为少阴肾精亏耗所致，其便秘不通，虽已六七日，谓万万不可下。断然采用复脉汤加减以治春温，对初学者启迪尤多。此案在最后阶段，患者出现呃逆、吐血沫，及不思饮食、腹满足肿等久病恶候，虽或饮以猪筋肉汤，或饮以元米汤，随证选用，一以滋阴，一以养阳，均有深意，颇堪借镜。

二、暑风

沈日华孙，五岁，夏月微热，陡尔动风神昏，内闭七日。余往视之，闭虽日久，幸尚有生机，手足且温。投以清热通窍、镇阳熄风之品（羚羊、元参、杭菊、杭芍、郁金、菖蒲、桑叶、银花、茯神），一剂内开，连服数剂，热清风熄而愈。愈后，俟不能言，余曰：“病后脾虚窍滞，可不必药，俟正复脾健，而窍自开”。越两月，果能言如往昔。

按：凡由暑热引起神昏内闭的病症，若见手足抽搐者为暑风，手足厥冷者为暑厥。本案系小儿夏月发热，陡尔动风，神昏内闭，是热

* 湖北省沔阳县杨林尾人民公社卫生院

极生风、邪陷心包之暑风症无疑。先生认为内闭虽久，是热蒙清窍、心神失灵所致，非比面垢肢冷昏沉之暑厥重症，故许为可治。投以清热通窍、镇阳熄风之剂，以羚羊镇肝阳而熄内风，以元参滋肾水而清里热。他如银花、郁金、菖蒲芳香开窍，菊花、桑叶协羚羊以搜肝风，杭芍配元参，甘酸化阴以敛津气，茯神宁神，用药恰当，故获立竿见影之效。

三、湿温堕胎

刘楚书室，年四十二岁，妊娠五六月，因湿温堕胎，延余诊之。见其神昏内闭而发痧，舌枯质绛而便秘，脉象微弱，病势甚危。乃议白虎汤合清营汤加菖蒲、郁金、茯神。一剂未效，惟舌略润，乃去白虎加龟版、阿胶、西洋参。服头汁，舌黑。按此舌黑者，因热邪未除，骤加药补，以致气滞郁遏而成此舌也。仍用前议之方，服五剂，诸证悉减，惟神不清。乃加路党、远志。五剂神清，又加生冬术，四剂而痊。

按：本案为湿温引致堕胎，病已入营，神昏内闭，舌枯质绛。若脉来急促浮大无根，即成孤阳外越，内闭外脱之急候，预后多为不良。本例脉象微弱，虽是产后阴血骤亏，然正气尚存于里。致发痧便秘等证，亦是胎堕血失使然。病势虽危，犹可清营转气，采用白虎合清营，最为合拍，其加菖蒲、郁金以开闭，茯神以宁心，故得以迅速转危为安。最后用党参、白术，扶土益气，抑亦湿温善后调理之常法，后学宜当熟识。

四、伏暑阳虚神昏遗尿

熊振谦室，年五十余岁。仲秋伏暑，冒风而发，寒热交作。医投以大剂滋阴药，竟寒甚而热不退，神昏，内闭，遗尿。余诊，脉象缓而少力，是阴寒过剂，热减湿增，阳气不能无伤，因有神昏内闭遗尿诸证，议以扶阳祛湿、开闭和胃之法治之。方用太原芪一钱，生潞党一钱，甜冬术一钱，云茯神钱半，远志八分，石菖蒲六分，当归身六分，苏红皮六分，京半夏六分，炒谷芽一钱。一剂，闭开神清，二剂热食进。连服四剂，方能下床行坐矣。

按：《时病论》云：“伏天所受之暑，其邪盛，患于当时，其邪微；发于秋后，时贤谓秋时晚发，即伏暑之病也。”伏暑一般治法，多与温热病相同，应先解表邪，继清里热，或解表

与清里并行。本案初起寒热，乃外邪客于肌表之见证，医者投以大剂滋阴药，而犯治疗温病初起三大禁之一，致使病势加剧，显似外闭内脱之险象。经先生诊，从脉象缓而少力，认定是阴寒过剂，热减湿增，阳气受伤；而神昏内闭，是阳衰使然；遗尿，是心阳不振，肾气下陷，亦阳衰所致。选用六君以培本固元，合当归补血汤以鼓舞阳气，远志、菖蒲通心开窍，谷芽以和胃，组成扶阳开闭、祛湿和胃之佳方，恰合病情，故服四剂而立愈。

五、伏暑疮疹

陈志山，年三十四岁，武昌人，因谒舅来沔，远途受暑，入秋始发。湿遏热伏之症，本不易治，经前医误汗、误下、误补，不惟身热、耳聋，并时而瘧疾，时而昏迷，时而谵语。欲开湿，恐湿去热张而动风；欲清热，恐热减湿增而内闭；不若湿热平治，潜镇肝阳，防守宫城为妥。用羚羊、杭菊、杭芍、钩藤、菖蒲、郁金、银花、竹叶心、连翘衣、六一散、茯神。服二剂，湿去疹现，其色隐隐，急宜透出为要，故用加減银翘散治之。方用：淡豆豉、炒牛子、竹叶、连翘、银花、郁金、杭菊、灯心，服五剂，疹难透尽。舌质绛，手足微痉，显有内陷入营之象。方议化毒熄风，透营转气之法治之：羚羊、元参、白菊、钩藤、银花、连翘、竹叶心、六一散、灯草心。服四剂，诸症悉减，尚未了了。方拟搜涤余邪兼扶正为治：西洋参、茯神、苡米、连翘、竹叶、杭菊、石斛。服十剂，始健，遂返里。

按：本案伏暑，经前医误汗、误下、误补。先生初诊，认为是湿遏热伏之证，症见身热、耳聋、瘧疾、昏迷、谵语，是伏暑之邪蒙蔽清阳，邪由经络伤及于筋，欲作肝风。然暑先入心，伤人最速，及至热极，逼入营阴，心包受灼，神识昏乱，是病机仍在气营之间。先生采用湿热平治之法，以潜镇肝阳，防守宫城之剂。三诊，疹未全透，舌质忽绛，手足发痉，显有内陷入营之象，是阴津亏耗，心肾液涸，肝木失养，内风将动之机，议化毒熄风，透营转气之治，连服四剂，诸证悉退，转危为安，随投扶正搜邪而安。按病情变化多端，先生治法谨严，抓紧时机，单刀直入，分析病情，丝丝入扣，若非临床老手，曷克臻此。